

慶賀《新使者》 「母語葡萄園」十週年

我呼籲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tiòh 重視聖經 kah 聖詩 ê 台語文書寫。

Lîm Chùn-iòk 林俊育／台語運動推行者

今日 á 日真歡喜讀 tiòh 《新使者》第157期，其中 ê 「母語葡萄園」有六頁半（62-68頁，其中半頁是廣告），這是何等 ê 突破！本來約定是「每期三頁台語文」，其中有幾期因為換新編輯 m̄ 知 chit-ê 約定，soah 斷站幾期。

回想起來，應該是十 thóng 年前，我 tī 一個刊物讀 tiòh 張德麟牧師鼓舞大家讀寫台語文 ê 文章。可惜伊 ê 文章是用迫害咱母語 ê 中國話寫，m̄-koh, 內容 hō 我非常感動，隨時寫 phoe 用 e-mail（hit 時，我人 tī 波士頓）寄去請人（老大人 chit-má bē 記得是寄 hō 啥人 ā）轉 hō 張牧師；phoe ê 摘要是 án-ne：「……你鼓舞大家讀寫台語文 ê 文章，m̄-koh, m̄-nā 你家己 ê 文章用華語寫，你主導 ê 《新使者》雜誌 mā 無半篇台語文……。《新使者》雜誌初創 ê 時，我有 kah 你做伙 phah 拚。Taⁿ 咱 koh 來做伙為《新使者》ê 台語文 phah 拚。……我負責招三位「終身會員」，你負責《新使者》每期三頁台語文。……」（因為我 tī 「台灣公論報」有 chit-ê 經驗：招50名報紙訂戶換一頁「蕃薯園——台語文專刊」。）

Hit 時，我想講 án-ne 有可能實現「《新使者》每期三頁台語文」ê 美夢。總是，一工過一工，一個月過一個月……，lóng 無收

tiòh 回覆。後來回台 ê 時，聽講張牧師重病，只好等待上帝 ê 引 chhōa 帶領。有一工，我去 hit 當時由雙連教會視障關懷基金會經營 ê 按摩站掠龍／按摩 soah beh 離開 ê 時，一個人入門 tòh 叫我：「林長老，你……。」我 sa 無 cháng teh 一直摸頭殼，伊就講：「我是張德麟牧師 lah。」Hit 時，我確實認 bē 出伊 ê 人，伊真正病重。

就 án-ne, 張牧師倒 teh 享受伊 ê 掠龍治療，我坐 tòà 邊 á kah 伊談天說地。當然是先談「《新使者》每期三頁台語文」ê tǎi-chì, 伊一聲 tòh 答應。我 mā 招三個終身會員：陳豐惠老師 kah 鄭良光長老，加上一位我出錢、李勤岸教授出名。李勤岸教授號名叫做「母語葡萄園」，陳豐惠老師指導，我負責解決白話字亂碼 ê 問題。大家期待真久 ê 「母語葡萄園」，就 án-ne ē-tàng kah 大家見面。Koh 有貼 tī 台語信望愛網站（<http://taigi.fhl.net/vcd/rotaiugbk.php?user=taigi&bid=10>），方便愛台語文 ê 人線頂閱讀。

咱 teh 慶賀「母語葡萄園」十週年，mā tiòh 有 kóa 期待：

一、呼籲長老教會總會緊緊成立「台語漢字 kah 白話字用字一致」委員會。真 chē 讀者反應講：「用字花 sà-sà/ 霧 sà-sà，讀者 bē ài

讀台語文！」

像講(1)“hō”ê漢字tòh有「互」、「予」(《甘字典》讀做“ú”)、「乎」(《甘字典》讀做“Hô”),(2)“tiòh”ê漢字「著」,《甘字典》讀做“Tiòk/Tù/Thú”),(3)“beh”ê漢字「欲」,《甘字典》讀做“iòk”,(4)“thang”ê漢字「通」,《甘字典》讀做“Thang/Thàng/Thong”,(5)“chò”ê漢字是「做」,真chē人ài寫做「作」(《甘字典》讀做“Tsoh/Tsok”。(這可能受tiòh華語「做」、「作」全音混用ê影響,m̄-koh台語漢字讀音無全。)…「族繁不及備載」。

總講一句,蕭清芬牧師講:「咱有主體性ê台語文m̄-thang去hō漢字縛死去!」咱台語文書寫有「漢字」,m̄有「白話字/羅馬字」。現此時通用ê漢字,就是台語意思kah華語意思全款ê漢字,咱台語文thang用;若是意思走閃êtòh m̄-thang用hit-ê漢字,咱來用白話字/羅馬字。

漢字kah羅馬字lām teh用, chiah ē-tàng解決台語文ê書寫問題,tú親像日文有漢字kah「假名」lām teh用。早期ê日文m̄是用真chē「借音字」(あて字),漢字「各自表述」,m̄是用kah花sà-sà;漸漸有統一用字,最近hiah-ê「借音漢字」lóng改做「假名」。所以,漢羅lām teh寫漸漸成做台語文ê趨勢,咱長老教會m̄ tiòh tòe時代來求進步。

二、早期《巴克禮白話字聖經》、《甘字典》kah《台灣教會公報》為tiòh需要做出hiah chē對台語文有大貢獻ê文獻,m̄-koh lóng是廈門話(kah台語約90%相siàng),致使教會內kah教會外ê台語約有10%無全。

M̄有kóa台灣人tī公報ê文章用家己ê台語寫,像講“kah”無koh寫“kap”。總是,大部分ê人iáu是受tiòh頂面文獻ê影響,嘴講“kah”,文章卻寫做“kap”。

Hit當時m̄ khah無「語言學」ê基礎,像講:“tō”≠就(chiū)。2001年哈佛大學開台語課,李勤岸教授來做老師,伊m̄來波士頓台灣基督教會成人主日學教阮白話字,我就án-ne一頭栽入去台語文運動。Hit當時,我所接觸ê台語文lóng認為“tō=就(chiū)” ;我幫忙李勤岸教授整理伊ê文集出版ê時,一開始lóng kā伊原來ê“tòh”改做“tō”,伊kā我講伊最近chiah發現“tō≠就(chiū)”。

我hit teh翻譯《台日大辭典》,tòh去查《台日大辭典》,結果是:(1)[tòh/著]=[tiòh/著]ê(4)(5)(6)(7)(8)(9) kah(11)ê場合m̄有發chit-ê音,m̄-koh泉州系khah chē。(2)[tiòh/著]……(11)(kah[就]ê(3)(4)(5)全意思來使用)(a)表示某動作結束真久ê意思。

三、一個刊物ê用字m̄ tiòh一致。Chit期ê「母語葡萄園」ê兩篇,lóng是我ê台語文前輩所寫ê大作,m̄-koh,兩篇ê用字無一致是美中不足。李南衡大師可能tī讀師大碩士班ê時第一名畢業,伊有吸收現代ê語言學,我讀起來khah有現代台語味;張德麟大師可能是受tiòh頂面所提起ê廈門話文獻ê影響真深,我讀起來khah無普遍腔台語ê語感。

語言學一直teh更新、進步,我呼籲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tiòh重視聖經kah聖詩ê台語文書寫,m̄-thang koh kah台灣社會脫節!

